

В краю

непуганных птиц

飞鸟不惊的 地方

[俄罗斯] 普里什文 著
石国雄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В краю непуганных птиц

飞鸟不惊的 地方

[俄罗斯] 普里什文 著
石国雄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飞鸟不惊的地方 / (俄罗斯) 普里什文著 ; 石国雄译.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10

ISBN 978-7-301-28060-7

I. ①飞… II. ①普… ②石… III. ①随笔—作品集—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24543号

- | | |
|-------|--|
| 书 名 | 飞鸟不惊的地方
Fei Niao Bu Jing de Difang |
| 著作责任者 | [俄罗斯] 普里什文 著 石国雄 译 |
| 责任编辑 | 李 颖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301-28060-7 |
| 出版发行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
| 网 址 |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电子信箱 | evalee1770@sina.com |
| 电 话 | 邮购部62752015 发行部62750672 编辑部62754382 |
| 印刷者 |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 经 销 者 | 新华书店 |
| | 880毫米×1230毫米 A5 8印张 210千字 |
| |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
| 定 价 | 48.00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作者简介

普里什文（1873—1954），俄罗斯作家，人称“完整的大艺术家”“俄罗斯语言百草”“世界生态文学和大自然文学的先驱”。

他一生都在旅行，对大自然一往情深，并具备丰富的生物学知识，将对人、对自然、对万物的爱与善化为诗意、哲理有机统一的散文。

他的一些提出环保理念的超前之作，比公认的现代生态文学经典《寂静的春天》早出现10年。

译者简介

石国雄，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曾任俄语系主任。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俄苏文学的论文，翻译出版了克雷洛夫、普希金、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纳博科夫、拉斯普京、邦达列夫、特里丰诺夫等俄苏著名作家的作品。



普里什文

愿你感受到大自然的野性和呼吸

许智宏

人类自进入农耕社会至今，社会经济的发展已跟过去有了极大的不同，全球人口的快速增长、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全球气候变化，都对人类和大自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就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对社会的影响、人口和粮食安全、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等话题，每年都会引发全世界范围内的会议讨论。大家更乐于接受这样的观点，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我们社会的影响是正面的，但同时我们往往忽略了其负面的影响；人类的活动对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全球气候变暖、生物种类急剧减少等等。其实，伟人恩格斯早就警告过人类：“……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我自己是学习植物学的，在我所在的学科领域，分子生物学和生物技术已经可以实现对特定基因的剪辑和编写，但是这并不就意味着，大自然已被人类部分地征服。未来人类有可能利用基因和合成生物学技术创造出全新的物种，但依然改变不了物质世界的基本规律。出于专业原因，很多时候我会从科学的角度对自然和生命进行探索和审视。但同时我也意识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我们也需要从人文和社会的角度来思考今后的人类文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面对人类无休止的欲望，要求我们重新审视人类世界和自然的关系：人类是自然的主人还是自然的一分子？当然也可以进而思考，人类是自己的主人还是欲望和野心的附庸？

燕园的清晨，有着和墙外截然不同的宁静。当你漫步在校园，仰首皆绿树，听着潺潺流水声，阳光自自然然地洒落，在水面上绿叶间明灭，晨光辉映。在这样的环境中，心会变得柔软而丰盈。或许这时，你可以静下心来，去思考一下上面提出的种种问题。我本人由于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中国国家委员会主席，使我每年有机会到我国一些已加入世界保护区网络的自然保护区参加考察或评估，实地了解当地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状况、人类活动的影响，并深入当地居民家中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这些实地得到的资料，对于思考人与自然的和谐的相关问题非常有用。而对于一时还没有机会到那更大更深的自然中去、飞去那原始的丛林或者无垠的天际而向往大自然的朋友，在人称“世界生态文学和大自然文学的先驱”的俄罗斯作家普里什文的美妙的文字中即可找到那精巧而变幻无穷的世界。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普里什文（1873—1954）被誉为“伟大的牧神”“完整的大艺术家”“俄罗斯语言百草”。他出生于一个破败的商人、地主家庭，童年时代在接近自然世界的乡村度过，大学毕业之后从事农艺，随后弃农从文，专事写作。普里什文一生都在旅行，对大自然一往情深，并具备丰富的生物学知识，善于将对人、对自然、对万物的爱与善化为诗意，并结合哲理写成有机统一的散文。他提出一些超前环保理念的著作，比公认的现代生态文学经典《寂静的春天》早了10年。

普里什文似乎是个多面手：有时像一个探险家，背起行囊就敢只身闯入那最纵深的丛林和最广阔的大海；有时又像一个摄影家，拿起挂在脖子上的相机记录罕见的珍禽或是划过天际的飞虹；有时像一个民俗学家，悉心观察着少数民族的原始风貌和偏远部落的风土人情；当然他并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文学家，虽然

路途颠簸墨水洒了一半，依然记得将所见所闻记录在纸端。

从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套普里什文作品选，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探索大自然中所显现的勇敢和冒险精神、极其仔细的观察态度和认真的记录习惯，见到在《大自然的日历》《飞鸟不惊的地方》《林中水滴》《有阳光的夜晚》《亚当与夏娃》这些书里所展现的奇妙世界。在作者的笔下，静谧的丛林和精灵般的小动物，汹涌的大海和巨怪般的大海兽，群星闪烁的夜空和漫无边际的原野，灵巧的飞鸟和咸腥的海风，奔涌的瀑布和沉静的圆月，淳朴可爱、不谙世事的边远部落和谨慎小心、保持距离的文明族群，甚至还有作者在中国边民居住地驯养梅花鹿和种植人参的故事，等等。这是一个现代都市人完全陌生的世界，在那里人与自然是零距离的。你可以感受到自然的每一丝呼吸，自然也可以看到你的每一个毛孔。如作者在《大自然的日历》中所写：“只要是我见到的各种小事，我都记录下来。今天这是小事，到了明天将它与其他新的小事作对比，就会得到地球运动的写照。”他用出众的文笔，展现大自然的种种细节和自己的联想：“昨天蚂蚁窝的生活热气腾腾，今天蚂蚁就潜藏到自己王国的深处，我们就在林中蚂蚁堆上休息，犹如坐在美国式的安乐椅里。昨天夜里我们坐着雪橇沿湖边行驶，听到了从未结冰的一边传来的天鹅间的絮语。在严寒空荒的寂静中，我们觉得天鹅仿佛是某种理性的动物，它们似乎在开某种非常严肃的会议。今天天鹅飞走了，我们猜到了它们开会的内容——议论飞离的事。我们转动着的地球围绕着太阳漫游，我记下了随之产生的成千上万件动人的细节：结满冰针的黑乎乎的湖水拍击结了冰的湖岸发出的声音；晴天浮动的冰块闪闪发亮；年轻的海鸥上了当，把小冰块当做鱼捉；有一天夜里万籁俱寂，湖水发出的喧哗也完全停止了，只有在死一般沉

寂的平原上空电话线发出嗡嗡声，而昨天在那里却沸腾着复杂的生活。”童话般的神奇，令人向往！

当然，我们在普里什文笔下看到的也并不是完全和谐无忧的自然，自然看到的人类也不是完美无缺的物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真实而残缺的自然，里面住着小小的一群人类：这里有弱肉强食，这里有自然灾害，这里也有不幸人祸。也正因为这样的一种真实和完整，让我们可以对照百余年前的人与自然，反思当下的人与自然。

这样小小的五本书也许并不足以让我们看透整个人类与自然。但至少，我们能够从中发现一个未曾经历甚至或许已经不复存在的远方，兴许还能像他那样停下脚步，与自然互相感受对方最细微的呼吸：

也许，包围着我的整个大自然——是个梦？……
它无处不在：在林中、在河里、在田间，在群星中，在朝霞和晚霞里，所有这一切——只是某个人睡觉时所梦。在这个梦里，我似乎总是一个人出门上路。但这个巨大的存在在睡眠时所梦的，并非坟墓的那种冰冷的梦，她像我的母亲那样睡眠。她睡着，并听着我的动静。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我希望更多的人，尤其是青年人，走进自然、贴近自然，去倾听自然的呼唤，培养热爱自然的真正感情，尊重自然、应顺自然、保护自然！

写于燕园

2017年5月25日

目 录

飞鸟不惊的地方

在小岗上	3
引言 从彼得堡到波韦涅茨	7
森林、水和石头	27
哭丧女人	46
捕鱼人	73
壮士歌歌手	92
森林猎人	112
巫师	133
驱邪咒	143
维格荒原	147
隐秘教派教徒	181

黝黑的阿拉伯人

长耳朵	199
花斑马	211
草原上善变的精怪	218
雄鹰	224
狼和羊	228
黝黑的阿拉伯人	234

飞鸟不惊的地方

(维格地区的随笔)



在小岗上

(代序)

除了苔藓还是苔藓，还有许多小草丘、小湖泊、小水洼。靴子里都是水，就像旧水泵那样，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我没有力气从泥泞中把它们拔出来。

“等一下，马努伊洛，我走不动了，不行了。到树林还远吗？”

“现在不远了，瞧那树林，你透过干枯的松林望去，看见了没？瞧那里有一棵发黑的松树，是被雷打的。那里就是树林。”

前面有一棵小树，它不高，比马努伊洛还低，在所有长满苔藓的沼泽地上树木都比马努伊洛低，他显得很高大。

我们很累，停了下来。莱卡狗也疲乏了，一下子就躺在地面上，吃力地呼吸着，吐出了舌头。

“就这样一辈子，”马努伊洛说，“在苔藓地上和树林里走了一辈子。走啊，走啊，就倒在潮湿的地上睡着了。可怜的狗跑过来，吠叫着，它以为我死了。而我躺了一会儿，又走

起来了。从长满苔藓的沼泽地走到树林，从树林走到长满苔藓的沼泽地，从小丘走到低地，从低地走到小丘。我们就这样生活。好了，我们走吧。太阳下山了……”

水泵似的靴子又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迎接我们的树林先是小枞树，后来是大一些的枞树，最后是高大的松树从四面八方包围了我们。树林里暗下来了，虽然北方的夏夜很短，但是还是应该睡觉。又冷又湿。我们就摇晃一棵枯树，它发出断裂声倒下了，然后我们又摇第二棵，第三棵。然后我们把它们拖到小丘上，放在一起。在树的中间点燃了枯枝。篝火燃旺了。松树黑乎乎的树干围绕着我们，微微摆动着树梢，仿佛在窃窃私语，为客人的到来而暗自高兴。马努伊洛剥下了被打死的松鼠的皮，把肉喂给狗吃，还对它嘀咕着什么。

“你得给自己买条狗，”他对我说，“没有狗不行。”

“我要它来干什么，我住在城里。”

“有了狗会快活一些，你可以一边给它面包吃，一边跟它说话。”

他一边用宽大粗糙的手掌抚摸着自已的狗，一边使它富有弹性的灵敏的耳朵垂下来。

“好，睡吧。野兽来，狗会听见的，我们就会醒来。把猎枪靠近身边。这里没有蛇，地上很干燥，放心睡吧。你要是醒来看见中间烧光了，就移动一下树木再睡。放心睡吧，地上很干燥。”

我梦见了一个飞鸟不惊的地方。北胡夏夜的太阳^①红红的，没有神采，不闪耀，但是发光，白鸟成排地栖息在黑色的岩石上，望着水面。一切都凝固在水晶般的透明中，只有在远处银色的羽翼闪烁着……突然红色的火花可怕地飞溅开来，火焰直窜，哗剥作响……

“有野兽！马努伊洛，快起来，有熊，有野兽！快！快！”

“有野兽？野兽在哪儿？”

“有哗剥声……”

“这是树木在篝火中发出的爆裂声。该移动一下。你放心睡吧，野兽不会碰我们的。上帝替人征服了它们。你怎么睡不着，地上很干燥。”

我惊觉起来……上面，在篝火旁最近的一棵松树上，有什么东西在乱动。

“是乌在动。真的，沙鸡飞来了。你瞧，它不害怕呢！……”

他看了我一眼，意味深长地，几乎是神秘地说：

“在我们的树林里有很多这样的鸟，它们根本不知道人是什么。”

“飞鸟不惊？”

“不会受惊，有许多这样的鸟，有这样的鸟……”

我们又入睡了。我又梦见了飞鸟不惊的地方。但是有人，好像是城里人，穿得很好，小个子，与马努伊洛在争论。

“没有这样的鸟。”

① 北极夏天太阳不落。——原注

“有的，有的。”马努伊洛平心静气地重复说。

“就是没有，没有，”小个子不服气地说，“在童话中也许才有这种鸟，那也是很久以前，实际上就根本没有，是杜撰，是童话……”

“瞧，也许你去跟他说吧，”高大的马努伊洛向我抱怨说，“我们那里这种鸟多得不得了，非常多，而他却说没有。这种鸟是肯定有的。在我们的树林里不可能没有！”



“喂，起来吧，起来吧，太阳出来了。瞧你也够暖和了吧。起来吧！现在太阳还没有把露水赶走，鸟还乖乖地待着……”

我起来了。我们踩灭篝火，背上猎枪，从小岗向低处走去，走向小树林，沼泽地。

引言 从彼得堡到波韦涅茨

在开始叙述去“飞鸟不惊的地方”旅行之前，我想说明一下，为什么我想起来要离开我国理性生活的中心到荒凉偏僻的地方去，那里的人只是以打猎捕鱼为生，相信巫师、林妖和水怪，靠在勉强可辨的小径上步行进行联络，用松明来照明，总之，他们几乎还过着原始的生活。为了使自己能为别人所理解，我要从先前的事讲起：讲讲我从柏林得到的一个印象。

众所周知，柏林的四周围绕着铁路，在德国首都，铁路沿线生活的人们不得不经常乘车，观察窗外街上的生活。我记得，在大楼和工厂之间，到处可见亭子式的小屋，使我感到惊讶：在楼房高大的石墙之间，在几乎是柏林市中心工厂的迷漫烟雾中，看见一些耕种者真。我很想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记得有一位先生就在车厢里，宽容地朝这些耕种者微笑着，犹如大人望着孩子微笑那样。他讲了以下情况：在首都的大楼之间总还留着一些没有盖上房子、没有变成柏油路和石头路的小块地。几乎每一个